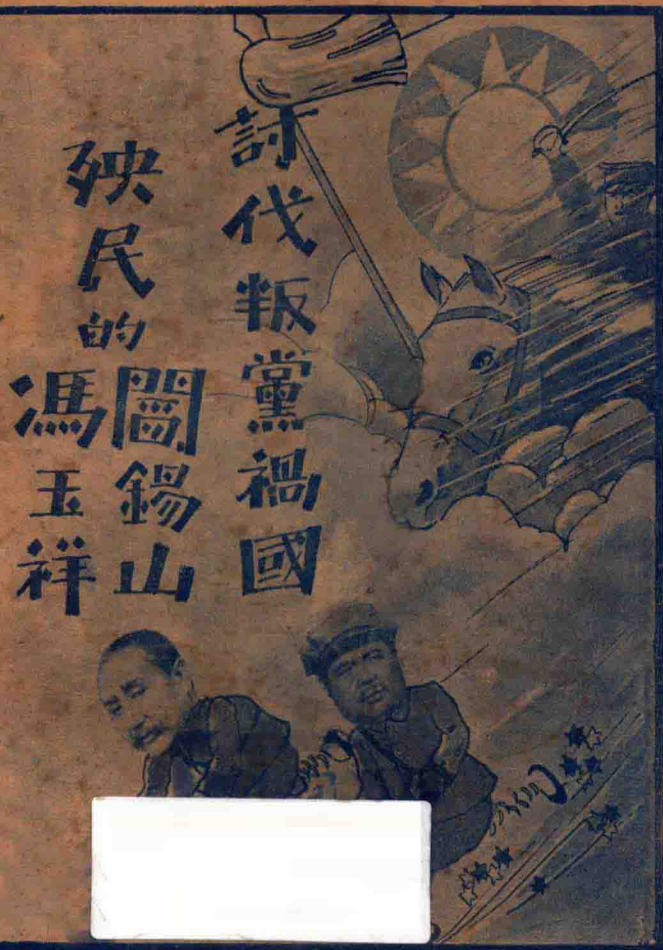




印部傳宣會員委行執央中黨民國國中
月四年九十國民華中

國民政府拿辦閻逆錫山令

閻逆錫山，素昔狡詐，辛亥革命，遭遇時會，僭竊一省，無所建樹，既爲袁氏所不容，總理猶扶掖之使安其位，袁氏叛國，該逆竟懷祿貪勢，反顏事仇，始則宣告脫離國民黨黨籍，繼且請求解散國民黨，以結納於袁氏，迄袁氏稱帝，該逆率先勸進，并奏請改建立憲帝國，爲袁氏所激獎，故當時有一等侯爵之僞封，該逆受之，曾無愧色，其不得廁於中華民國國民久矣，及國會解散，督軍團變叛，以至張勳復辟，該逆均依違其間，以爲可以臣洪憲者，未嘗不可帝溥儀也，當此之時，總理與師討賊，凡使命往還於晉地者，均被峻拒，故終總理之世，未聞該逆於革命有所協助，且杌隉之，泊我國民革命軍師次淮濟，該逆始束身來歸，政府含弘光大，舍罪責功，且欲以其鷹犬之才，爪牙可任，迄授以晉冀察綏各省，不惟無所建設，又復誅求無厭，去年李白瑪唐之亂，多爲該逆所潛煽，一方密請政府，聲罪討焉，一方密款馮氏，以劫持政府，舉凡陰險狙詐，悉集於該逆之一身，近且集合各種反革命之軍人政客，以圖一逞，政府奉總理之遺教，弘訓政之建設，際茲該逆干黨紀構國難，猶再姑息遵養時賊，何以爲黨，何以爲國，閻錫山，應即免去本兼各職，着京內外各省政府各軍隊，一體嚴拿歸案訊辦，以儆姦凶，而申法紀，此令。

（附）中央永遠開除逆黨籍決議

中央監察委員會函，爲閻錫山稱兵作亂，背叛黨國，逆跡昭著，經議決永遠開除黨籍，請查照公決執行案，決議，照辦。

中央執行委員會訓令北方黨員剷除反動

本黨承總理遺志，領導國民革命，精誠無間，以迄於今，橫暴之軍閥，肅清殆盡，民衆之信仰，日益普及，和平建設，逐漸實施，對外政策，漸次貫徹，凡此成效，苟非我全黨同志之奮鬥，曷克臻此？

中央以「一和平統一」爲唯一之政策，年來對於軍事黨務之措施，胥本此旨。誠以破壞方畢建設不容或緩，而社會一日不安定，則人民一日不得休養生息，而建設事業將無從進行。中國之自由平等亦莫由一蹴而就。前此對於一二倡亂之徒，當其逆跡未著，猶冀其改過自新，非至萬不得已，絕不忍國內兵戎再見，以重苦吾民。乃反動軍閥閻錫山者，原爲帝制餘孽，狡猾成性，反覆無常，前爲大勢所迫，覲然來歸，冀圖自保，及見中央日趨鞏固，編遣勢在必行，封建割據，無以持久，於是設詞鼓惑，妄作主張。中央寬大爲懷，僅予以剴切之曉諭，未遽懲處，原冀其自知覺悟。乃彼存心作亂，迷途罔返

，竟擅調軍隊，公然反動，勾結一切黨國叛徒，殘餘軍閥，不惜犧牲北方災荒劫餘之同胞，以圖最後之掙扎。最近晉冀平津各地黨部，及中央設置之機關，均被暴力封閉，忠實同志，動遭逮捕，正當之輿論，概被摧殘，且自署偽號，敢爲戎首，以冀分裂我中華民國，而爲帝國主義之鷹犬工具。似此亂黨禍國，叛抗中央，罪豈勝誅。中央深信革命基礎之鞏固，中央威信之日著，至此已非任何反動勢力所可搖撼，而冥頑不靈之反動軍閥，既不能有所感格，自不能不迅爲撲滅。現已經中央常務會議通過監察委員會決議，將閻錫山開除黨籍，併由國民政府明令撤職拿辦。蓋閻逆既自絕於黨國，卽爲黨紀國法之所不能恕。總理北上宣言，曾謂『北伐之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，尤在覆滅曹吳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』，今閻逆之所爲，實欲繼曹吳而起，此而不除，則國民革命，終莫能完成也。

我晉冀平津綏察各地同志，久處反動軍閥淫威之下，經長時期之奮鬥，始有今日，今復橫被摧殘，良可深痛，然在過去同志等努力革命，反對軍閥，常能犧牲一切，不爲不義所屈撓，今後仍當本此精神繼續進行，蓋救黨卽以救國，我總理艱難締造之本黨，負有建設新中國之偉大使命，絕不能容任何反動勢力加以危害，我晉冀平津綏察各地同志，際此反動囂張之時，須確認革命之歷史與人格，本過去之經驗，繼總理革命之精神，努力奮鬥，務使全國人民，曉然於順逆之所在，明乎革命與反革命者之勢不並

存，奮然興起，滅此朝食，革命全功，胥賴於此，我各地同志亟起圖之，此令。

中央執行委員會告第三編遣區武裝同志書

本黨繼總理遺志，應民衆要求，自十五年出師北伐，未及期年，革命勢力進展之速，迥異尋常。迨奠都南京，以主義統一全國，以和平蘇息生民，實行編遣，努力於訓政之建設，黨國之基礎，益臻鞏固。一般反動封建餘燼，雖復先後爆發，以圖一人一派之私，要皆相繼撲滅，不能倖存；此一方固由于本黨主義之深入人心，實足戰勝一切；一方亦我武裝同志，本大無畏之精神，艱苦奮鬥有致之也。連年以來，凡寄生於本黨主義下之新舊軍閥，以及一切反動勢力，既已賴我武裝同志之忠勇用命，幸告肅清。中央亦以此後之和平統一與夫訓政之效，當可繼續實現，藉副國人期望。乃閻逆錫山，本其陰險狡詐之素性，以中央寬大爲可欺凌，以人民痛苦爲無足輕重，忘其面目，妄肆鼓簧。近更居然縱使一切反動份子，稱兵抗命，背叛中央，以圖謀最後之一逞。中央顧念民生疾苦，建設迫切，一以寬大爲懷，恪守和平統一政策，不忍因閻逆一人之故，遽興兵戎，而使我第三編遣區武裝同志，不幸而或作無意義之犧牲，且陷北方民衆於痛苦，是以非至萬不得已時，不願爲斷然之裁制。政府之免職肇辦令，必遲遲至今而始下者，亦即本與人爲善之旨，冀其最後之悔悟。凡此種種，當爲全國民衆，及我全體武裝同志所

共睹共諒也。今閻逆叛跡昭著，國人皆曰可殺，勢必鋌而走險，中央深慮我第三編遣區全體武裝同志，因環境關係爲閻逆所壓迫劫持，而同陷於叛黨叛國之途徑，自毀其光榮燦爛之歷史。我第三編遣區武裝同志，須知各同志於北伐期間，曾著勳績，在人耳目。且服從黨國，爲革命軍人之天職，中央爲全國之中央，凡反抗中央，破壞中央之政策，而陷人民於痛苦者，卽爲全國人民之公敵。徵之前事，惟有自趨於滅亡。是故何去何從，不特大義所關，亦爲利害所屬，千鈞一髮，甯待智者而後辨之。茲特竭誠相告，期我同志，皆深悟來歸。我同志應自視爲民國之干城，詎甘爲閻氏之鷹犬。前次幸自振拔，不隨閻氏爲洪憲帝制之奴僕；今日豈肯復從閻氏爲背叛民國之兇徒。所貴爲革命之軍人者，惟在服膺主義，辨別順逆，不爲利誘，不爲威脅，終始完成其革命之職志，保有歷史之光榮也，惟我同志勉之。

蔣總司令爲討伐閻馮告全國將士

（銜略）均鑒，中國目前所切迫需要者，曰統一和平，中央始終所力求貫徹者，亦曰統一和平，故凡愛護國家，服從中央者，宜無不擁護統一和平政策，而促其實現，乃閻逆錫山，馮逆玉祥，存封建之心理，具軍閥之積習，深恐統一將不利於其割據之野心，和平將消弭其作亂之機會，故處心積慮，必欲破壞統一而後已，必欲攪亂和平而後快

，查閻逆錫山，狡詐爲心，陰險成性，常欲以別人供犧牲而已立於不敗之地，對中央雖貌示服從，對地方則嗾使叛變，縱橫捭闔，挑撥離間，無所不用其極，一年以來，迭次叛亂之役，自桂系軍閥倡亂，以至於唐逆生智叛變，無不有閻逆作祟於其中，事實俱在，人所共知，中央隱忍遷就，曲予寬容，冀其有悔悟之心，而開其自新之路，乃竟肆無顧忌，日益爲非，近因其所播弄所利用之反動軍閥，均已次第收平，故圖窮七見，不惜甘冒不韙，稱兵作亂，僭竊偽號，收容叛徒，以圖最後之掙扎，至於馮逆玉祥，迭次謀叛，倖逃顯戮，緝捕猶懸，野性復熾，此次受閻逆庇護，又圖死灰復燃，嘯聚潼關，進犯鄭洛，與閻逆共肆披猖，作反革命之大團結，似此怙惡好亂，實屬罪不容誅，中央爲貫徹統一和平之政策，維持人類相與之信義，忍痛出師，以討伐桂系唐逆等反動軍閥者，而討伐之，桂系唐逆等反動軍閥，既因叛變而消滅於前，閻馮二逆，未有不因叛變而覆亡於後也，蓋成敗決於是非，利鈍定於順逆之義，中正於迭次討逆之役，曾反覆昭告我將士矣，過去事實，亦切實證明是者成而非者敗，順者利而逆者鈍矣，閻馮叛變，又焉能逃成敗利鈍之公例，而得倖存哉，且閻馮此次叛變，一面網羅自安福系以至於改組派之各派系政客，以張其聲勢，一面挾制西北各軍，以供其犧牲，收容愈廣，團結益弛，蓋舉利害不同意志各異之份子，兼收而并容之，其必各以本身之利害爲利害，一己之意志爲意志也明矣，我討逆各軍，以黨國之存亡爲存亡，以中央之安危爲安危，以革命

之成敗爲成敗，利害既屬共同，且又久受主義之訓練，共具革命之精神，意志亦復統一，故討逆各軍，必能一德一心，衆志成城，敵離德離心，而我一德一心，以一德一心之師，討離德離心之衆，必能以一當十，以百敵千，而殺賊爲摧枯拉朽也，故討逆之義旗甫舉，全盤之勝負已分，閭閻覆滅，可以日計，惟中正於此，有須爲我將士告者，討逆軍之任務，在討賊戡亂，討賊戡亂之目的，在拯救人民，軍行所至，應處處本愛護人民之心，作捍人衛民之事，紀律務須森嚴，騷擾尤宜切禁，勿使社會秩序，因行軍而至紛亂，勿使閭閻治安，因作戰而受影響，至作戰之時，行動務求敏捷，步武尤宜一致，各軍之間，報告須詳悉，聯絡宜確實，一軍有警，各軍赴援，一軍出擊，各軍並進，庶可以我整個之師，破彼烏合之衆，各將士須知此役爲封建軍閥最後之掙扎，亦即革命戰爭最後之一幕，其各忠勇奮發，滅此朝食，以竟革命之全功，而奠國基於永固，蔣中正歌（五日）印。

蔣總司令告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文

國民革命軍全體官佐士兵公鑒，國民革命軍發源於廣州，未及三年，普徧全國，此決非得之偶然，總理遺囑第一語，余致力國民革命，凡四十年，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，國民革命軍即遵從總理遺教，繼承總理遺志，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爲己任

者也，自帝國主義者肆行侵略，利用軍閥爲其虎伥，致中國陷於半殖民地之地位。人民瀕於經濟破產之絕境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，曾評議當時各黨派各個人所擬議之救國方案，斷言其無一是處，祇有以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爲中國惟一生路，但欲實行國民革命，掃盪國內一切軍閥抵禦帝國主義者之武力壓迫，非有真正能爲國民革命効死之軍人不可，故總理晚年，注全力於培養革命軍人，軍人精神教育等篇，其所以勗勉革命軍人者甚至，總理逝世以後，本黨同志創立國民革命軍，以其適合於國家之需要人民之願望，而我革命先烈，復前仆後繼，犧牲其寶貴之生命，捍衛黨國，用能於最短之期間完成全國統一之業，我國民革命軍之意義，至爲重大，國民革命軍之歷史，至爲光榮，既非任何人所能私有，尤非任何人所能破壞，且中國之自由平等，今猶未能達到，稍有人心者，皆不忍妨礙國民革命之進展，況以救國救民自任之革命軍人，決無自外生成，別趨歧路之理，亦萬不能坐視國民革命軍之被人毀棄，不思拯救也，閻錫山馮玉祥本爲軍閥餘孽，其加入國民革命軍，並非出於誠意，僅爲投機取巧之慣技，數月以來，反對編遣，破壞和平統一，其行事早爲國人所共見，然其誣蔑中央，詆毀中正，猶假革命之名義以行之，今則圖窮七見，已完全背叛國民革命，並國民革命軍之名稱而亦毀棄之矣，閻錫山馮玉祥集合利害極不一致之各派反動份子，其所標榜，往往自相矛盾，並無一定之救國方案，幾使人莫測其用意所在，天奪其魄，乃自揭破其假革命之面具明白。

告人，彼等已反對國民革命，不願見中國之自由平等，彼等已反對國民革命軍，不惜與全體革命軍人挑戰，彼等已公然放棄國民革命軍重大之使命，忍陷全國同胞於萬劫不復之境，假革命者暴露其真面目，而自促其滅亡，在革命過程中，實爲可幸之事，閻錫山馮玉祥之離棄國民革命軍，正國民革命軍之大幸，然我國民革命軍將士若不努力殺賊，而使其多存在一日，卽國民革命軍多一日恥辱，國民革命之成功多一日障礙，此決非我革命軍人所能忍受者也，閻錫山馮玉祥欲保持其封建勢力，而與國民革命爲仇，此實全國國民之罪人，凡願致力國民革命者，咸當奮起聲討，但我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，尤當顧名思義，如何而能繼承總理之遺志，如何而能完成革命之責任，如何而能保持歷史之光榮，如何而能解除自身之痛苦，皆非以全力與封建勢力決戰不可，國民革命軍與閻錫山馮玉祥不兩立，閻馮存則國民革命軍亡，中國亦不可救，我將士必當有爲國犧牲之最大決心，誓以全力消滅此國民革命軍之公敵，總理曾云，革命軍必須以一當百，與國賊奮鬥，又云，革命軍應以先烈爲標準，舍身成仁，犧牲一切權利，專心救國，諸將士既知國賊所在，自必忠勇奮發誓死奮鬥，爲本軍爭歷史上之光榮，卽爲中國求自由平等之實現，總理與已死各將士在天之靈，實式憑之。

閻錫山擾亂黨國叛跡昭彰

（蔣主席）

——在國民政府紀念週報告——

各位同志：上星期政治上的變動，有很大的關係，今天特爲報告一下。閻錫山於本月八日，暗使馮玉祥回到潼關，當時本席就電問趙院長究竟有無其事，據趙復電，謂八日下午，閻錫山訪問馮玉祥，馮託病不見，到晚間就不辭而行，現在既已逃走，也無辦法。又據西北軍方面的人說，在七日晚上，閻錫山特跪在馮玉祥面前，懇求馮玉祥道：「現在山西以及第三集團軍的官兵，皆在你老哥一人身上，祇有你老大哥才能救山西及三集團軍官兵，現在聽你怎麼辦就怎麼好。」於是馮玉祥第二天就離開太原了。此事内幕究竟如何，我們還是不大清楚，不過由此我們可以知道，閻錫山因爲他知道自己已無辦法，對全國信用完全失去，在革命立場上，已無人能再相信他了，他就驅出馮玉祥，向中央搗亂。當馮未離晉以前，趙院長還來電說是閻錫山不但是願下野，並要出洋，因爲閻只下野而不出洋，就無法可使馮玉祥不回陝西，如此，山西就是很危險了，不如閻馮偕同出洋，就可轉移國人目光，真有和平希望，這是趙院長來電，並謂因求實現和平，要變換國民的目光，所以閻錫山不但下野，且要出洋，所以中央就答應他的要求，山西方面就由趙院長維持，後接趙電，謂爲國家和平起見，極願犧牲其個人，暫維一切，及十日馮玉祥到了潼關，我們才知道閻錫山的所謂下野出洋，皆是假的，他說和平統一云云，完全不是這回事，他想擾亂黨國，自己的力量不夠，又要馮玉祥來代他擾亂。由

此一來，閻錫山在革命的歷史上，革命的立場上，更加喪失無餘了。我們從前還希望閻錫山果能出洋，必可增長學識，變易目光，將來回國還可教他爲國家担任點事情。現在看他的行爲，確是陰險奸詐的封建軍閥，他以爲封建思想，還可存在，實則他的所爲，他的政治生命，早已破產了。以後他是再不能和十八年以前一樣的在革命上可以敷衍過去的了。現在閻錫山在北方又大造空氣，說中央軍於十五日在滄州彰德集中要直取河北，所以他又不出洋了，這真是笑話，那有這回事呢？我們知道德州距天津是很近的，幾小時就可到達，上次晉軍擅自開兵到德州，而中央軍隊卽令退後，以後并未調一兵一卒到那裏，并且此次中央軍隊，始終未過黃河，這樣看來，究竟那一個是和平，那一個是破壞和平，自有公論的。這次他又說中央出兵攻他，這又是完全捏造事實。現在望各位同志全國同胞大家要趕緊準備起來，這次反動的聯合，我認爲對革命前途有無窮樂觀，因爲反動派不聯合，革命是不會成功的，所以反動勢力越大，就是消滅得越快。現在政府是確有消滅反動的力量，收拾全局的把握，并非說什麼大話，各位可以切實相信的。所以我們深怕反動派不聯合，反動不明顯，我聽說西北軍已於十五日發出反叛通電，并且奉他們中華民國軍總司令閻錫山副司令馮玉祥的命令，集中兵力，出了潼關來進攻我們了，但是中央宗旨，總是和平，抱着很堅忍的意志，很穩健的態度，我們待反動勢力暴露殆盡，再不能不用兵的時候，然後方起來去消滅他。所以中央此時，決取守勢，待

國民皆知他們叛跡顯著，中央再加討伐，他是不能不屈伏的。深望全國同胞，與各位同志，知道中央是絕對希望和平的，絕對取着守勢，不單是不去進攻他們，并且要本和平初衷，還要向後撤退，以待叛軍來攻的時候，再同他們決一死戰，達到我們掃除障礙，完成革命的目的。

北方反動勢力的醜態

（蔣主席）

——節錄在浙江省黨部擴大紀念週報告——

其他對於時局的問題，現作一簡單的報告，現在的時局，差不多一天一天的明顯起來，這種明顯，就是革命者和反革命者的壁壘，愈覺顯著，在革命的過程中說，這是一種進步的現象，從前一班份子，反革命，假革命，都戴上了假面具，潛伏在我們的黨內，並且混在我們革命軍裏面，使我們分不出來那個是我們的同志，那個是我們的敵人，現在有這種機會，能夠給我們分別出來，那個是革命者，那個是反革命者，那個是革命軍，那個是反革命軍，那個是擁護黨的，那個是不要黨，消滅黨的，統統可以分別得很明顯了，所以我們只怕反動勢力混在黨內，並不怕反動勢力向我們進攻。

據報閻錫山定明天（四月一日）要就他所謂中華民國軍的總司令職了，這次事變，想各位早已明瞭，政府對此，亦早已有解決的辦法，我們只要等反革命者的力量完全呈

露的時候，就是我們革命成功的時候。我們勵精殫力，所矢忠矢勇的，只有一個中國國民黨，一個三民主義，我們力量是整個的單純的，去對付一切是無所不利。這種不要黨，不要革命的反動分子，其結果一定失敗的。改組派一夥人，因為自己失了地位，於是想去利用閻錫山來掩護他們，來做反對本黨的工作，這真是一種妄想，他們不料閻錫山把北方的黨務機關封閉之後下文就沒有了，什麼黨部都不許組織，乾脆的僭號自稱中華民國軍總司令，不要受他們的贈號，閻錫山對西山會議派尙且不要，何況改組派，他不過利用這夥人來對本黨搗亂而已，我們知道閻錫山為什麼利用這批西山會議派及改組派呢，他的目的是在消滅國民黨，他那裏還要什麼黨呢，各位同志，這個時候對於改組派應該可以很誠懇的下一個警告，勸他們及早猛省，可是改組派的領袖是沒有希望了，已存很深的成見，這種成見，他們就是黨可以不要國可以滅亡，而中央不可以不推倒的一種態度，這種態度，是不是為國為民的革命者所應有的態度呢，可憐那一班盲從改組派的青年，我們應該從事實上要使他們覺悟回頭。

過去的事實，很可以拿來比喻一下，從前同盟會份子孫少侯胡瑛之流，後來竟跑到袁世凱那邊去作忠臣，而不要革命，其實他們最初的意思，並不希望袁世凱作皇帝，他們當時以為推倒滿清政府，辛亥革命已經成功了，可以不要黨，不必再革命，這個觀念一錯，所以被袁世凱威脅利誘，到結果不得不組織籌安會，上勸進表了，現在我們對於

改組派份子，應該勸告他們，閻錫山惟一目的是要本黨消滅，現在是看得很明白了，你們應該趕快回頭，如果現在再不覺悟，將來你們的結果，一定和孫少侯，胡瑛輩一樣，不得不爲閻錫山組織籌安會，替閻錫山上勸進表的，結果愈攪愈糟，改組派的領袖，我們對他果然絕望了，但是一班被改組派迷惑的青年，要好好告訴他們，改組派的領袖不久快要作孫少侯胡瑛第二了，而你們青年，切不可作孫少侯胡瑛輩的走狗，要保留自己革命的地位，革命的歷史和革命的人格。（鼓掌）

現在政府對反動派的方針辦法，我們還是要求和平，不想用武力去解決國事，如果他們一夥反動者真是再不覺悟，不回頭，仍舊想以軍隊的力量，造成個人勢力，來破壞黨和政府，那時政府只得拿應有的職權來處置他們，反動派份子複雜，我們一個一個去打倒他，是打不完，做不到的，現在他們一起團結起來了，我們可以統統把他一網打盡，這是時代所造成的，不是人力所能勉強做到的，我對時局是無窮的樂觀，預料在今年一年以內，一定能做到真正的統一，我們以冷靜的頭腦，去應付動亂的環境，是政府唯一的方針，但是我們可以深信現在政府的力量，是可以消滅一切反動勢力的（全場鼓掌）

閻馮勾結反動餘孽搗亂情形

（蔣主席）

——在中央軍校紀念週報告——

四月一號，閻錫山已就了他的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，馮玉祥李宗仁也就了他的副司令了，回想他們從前在北伐的時候戴了假的面具，投進我們國民革命軍裏頭來，拿了國民革命軍的帽子來掩護他們做反革命勾當的醜面目，司馬昭之心，早已路人皆知。現在他們反革命的行動，一天天暴露出來了，再沒有方法可以掩飾，所以他們索性連這個國民革命軍的名字都不要了，我們的軍隊，是拿全國民衆力量來組織的一個革命軍隊，所以當時就取了國民革命軍的名稱。北方的馮玉祥雖在這個時候派人向本黨接洽投降，但是他看見革命兩個字終是害怕，所以他自己仍舊稱國民軍，却不敢連上革命兩個字，到北伐完成以後，他已經沒有發展的辦法，只得也稱國民革命軍，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名義即由此產生。現在他們想到國民革命軍裏頭，絕不能容納他們個人的封建思想與地盤觀念，再沒有方法可以鬼混，更不能假借革命的招牌來做買賣，只得抹出鬼臉，現出原形，公然作背叛的勾當，自己既不要革命，同時也反對我們革命，完全做了一個反革命的軍隊。現在全國的軍隊，只有一條分水線，不列入革命軍隊，就叛入軍閥的軍隊。我們國民革命軍的將領官兵們，大家要知道，我們革命軍不僅是革命的精神可以吞滅一切，便是我們軍隊的名稱也足以褫奪敵人的胆，使北方軍閥見了害怕，聽了發抖，甚或誤認國民革命這四個字老大的不祥，一拿出來，必定遭帝國主義的嫉忌，被一般軍閥政客所嫉視。只得忍心害理，犧牲了神聖的國民革命軍名稱，不敢使用，其實，他們

也不配僭用。大家要知道，我們國民革命軍從北伐以來，犧牲了多少的官兵同志，才能得到現在這個國民革命的成績！這種代價很大的成績，原不應讓假革命反革命者貪天之功以爲己力。他們自己離開，正合我們的要求。但是我們真正革命的軍隊，要保持我們國民革命軍名稱的光榮，不是隨便可以做到的，更不是沒有革命精神的人可以任意冒稱的。惟有矢勤矢勇，至死不變，一德一心，百折不回的忠勇將士才能享受國民革命軍這個榮名，且須做到革命完成之後，我們這個軍隊的榮名才可以證實。

從今以後，叛逆的軍隊，反革命的軍隊，既然一個個的站開，不再魚目混珠，自然是我國民革命軍軍隊很大的光榮！從此以後，我們要真正爲國民革命犧牲，以盡國民革命軍的職責，要向背叛的軍隊作殊死戰，發揚我們國民革命的榮譽。諸位，我們最可以建功立業的一個光明而有希望的時代今已到來。機不可失，少縱即逝，大家共同一致的團結起來努力前進吧！我們的人數雖少，但是我們的精神發旺，團結堅固，必能以一當百，遵照 總理的遺教，掃除國民革命的障礙，發揚光大國民革命軍的名譽和歷史。

從前我已經講過了，我們不怕敵人怎麼大，不怕敵人多麼兇，任他什麼敵人，都不值我們一顧。我們只怕自己的軍隊不努力，自己的官長偷生怕死，不肯爲革命奮鬥，不肯爲革命來爭自己的體面和光榮。所以我們在從前沒有軍隊的時候，只要有了一顆炸彈，有了一枝手槍，便會鑽進前清的撫台衙門，臬台衙門去做革命工作，無論撫台衙門臬